



诗刊社诗歌艺术文库 2000年2卷

林莽 谢建平 主编

他从山里走来

李发模其人其诗

shī kān shè shí yí shù wén kú 2000 nián 2 juan

中国文联出版社

他从山里走来

——李发模其人其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从山里走来：李发模其人其诗/林莽，谢建平主编。-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12

(诗刊社诗歌艺术文库)

ISBN 7-5059-3742-1

I . 他… II . ①林… ②谢… III . 诗歌 - 文学评论 - 中国 - 当代
IV .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9439 号

| | |
|------|---------------------------|
| 书名 | 诗刊社诗歌艺术文库(1—10本) |
| 主编 | 林莽 谢建平 |
| 出版 |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发行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
| 地址 |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
|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责任编辑 | 李玉滑 |
| 责任印制 | 李玉滑 |
| 排版 | 北京世嘉印刷有限公司 |
| 印刷 | 北京地质印刷厂 |
| 开本 | 850×1168 1/32 |
| 印张 | 58 |
| 插页 | 20 页 |
| 版次 |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书号 | ISBN 7-5059-3742-1/I·2880 |
| 定价 | 140.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李发模的诗歌之路

(代序)

朱先树

李发模是新时期突现出来的诗人。1979年他的《呼声》一发表就震惊了诗坛，使他一举成名。我们今天谈到新时期诗歌的时候，不能不提到他和他的《呼声》，他正是由此而进入新时期诗歌的历史的。

李发模走上诗坛，正赶上文革十年后的拨乱反正后期，即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的时候。和他同时走向诗坛的，还有另外一批青年诗人，即北岛、舒婷等人为代表的朦胧诗派。李发模和他们经历的历史时代相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在渴求文化的年龄而缺少了文化的营养。他们经历了苦难，满怀忧伤与愤懑。但他们的不同是，朦胧诗人们大多由于生长在城市，在文革期间家庭生活环境的变化落差相对较大，他们的忧伤愤懑情绪更多表现为一种自我心理的叛逆。而李发模由于生长于山乡，没有更多的心理渴望，对压抑和痛苦就主要表现为一种忍耐或者忧伤的客观倾诉。如《呼声》，以及《雪地上》等等，尽管这种倾诉本身也是具有强大冲击

力的，但他不是北岛们的《回答》那种激烈甚至带着某种偏激情绪的正面抨击。在政治批判过去之后，朦胧诗人们更多转向西方艺术吸取营养，走入内部心灵世界，去寻找自己永恒的东西，而李发模则仍然带着浓重的乡土气，从自己的山乡艰难地走向外面的世界。也许正因为这种生活和艺术观念的差异，由此也确定了他们今后创作道路的不同走向。

李发模在《呼声》之后，虽然继续写了系列的同主题叙事诗，但由于时代的发展，读者对这类作品的关注力也逐渐减弱，终未能有超过《呼声》影响的。以后他更注重了题材内容的有意识开拓，写了不少关于人生感悟和爱情的作品，其中也有不少好诗，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和好评。他的诗始终坚持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对立中求生存和发展。一方面和传统保持着一种血脉联系，关注社会生活，关注人生；另一方面又忠于自己的观察感受，忠于自己的感情体验，不是抽象地去歌颂什么，也不是简单地去批判什么。在艺术表现上，坚持传统的明朗、朴素的表达方式，在形象和语言运用上又努力吸收一些新的东西，力求自己的创作有一种新奇的变化。读他的诗会明显地感到，他来源于传统，但又和传统的过去相区别，他学习新的艺术技巧和表达方式，但又并不追风于新潮。他的艺术定位选择是适合于大多数读者的欣赏习惯，又力求随时代和艺术的发展趋势而变化自己。李发模在创作上应当说是有识辩力和有主见的。

李发模的诗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善于写悲剧题材和风格的作品，这也许是他的《呼声》给他带来了较多的益处，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印象，对他以后的创作起了较大左右作用的缘故吧！另外就是他对妇女命运的关注，他的许多作品，

特别是他的叙事诗，大都是以女性为描写对象的，他对她们寄予了极大的热情，对他们的生活命运充满了同情。不过他写妇女的命运都是放在社会的大背景下去描写的，所关注的也是她们命运中的社会性问题，而不只是所谓的“私人生”和个人命运。因此，诗人提出的问题，大都是需要作为社会问题来解决的，这些作品一般都具有较广泛的意义，也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

李发模作为大山之子，他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诗人。在他的诗作中无论写社会，写人生，还是写爱情，都有着一种坚韧的性格和不屈的感情表现。但作为一个男性诗人，他的诗风并不属于豪壮一派，更没有那种金戈铁马的气势，而更突出的是一种婉约和柔情。他的诗多是在一种细腻的抒情中来表达他所要表达的东西。这也许和他更多关注妇女命运、描写女性形象有关吧！作为男性诗人关注同情女性，这是不是也算一种古典式的武侠英雄的侠骨柔肠呢？

从《呼声》发表到现在已经 20 多年过去了，李发模已从一个青年诗人成为了已经不太年轻的诗人了。这些年来，他没有躺在自己原有的成绩上，仍然在不断探索新的诗路，并且作过种种的试验和努力。但生活和艺术的发展变化也许太快了，使诗人似乎也有些难于适应之感，苦恼和无奈也是常相伴随的。今天，李发模的名声地位，虽不算最显赫，但似乎也不缺少什么了。但据他夫人王晓露的文章透露的信息，他的心仍然是不安份的，要不“他为什么老唠叨‘树欲静而风不止’呢？”原来他在面对着无数的烦恼和无奈，而在努力“顿悟”呢！那么借用晓露的话说：“我们还是希望诗人有一种比较彻底的顿悟，给我们的精神家园添一棵树或

开一支花”。李发模能不能在“顿悟”之后，重振当年雄风，为诗坛再造一个诗人李发模 21 世纪新的形象呢？我们期待着。

目 录

| | | |
|---------------|-----|------|
| 李发模的诗歌之路（代序） | 朱先树 | (1) |
| 你这诗魔 | 林 祁 | (1) |
| “山之子”的深沉呼唤 | | |
| ——读《李发模诗选》 | 晓 雪 | (5) |
| 一个讲故事的诗人 | | |
| ——读李发模的叙事诗 | 高洪波 | (9) |
| 抒情的悲歌 | | |
| ——谈李发模的诗 | 乔 良 | (19) |
| 《呼声》给我的…… | | |
| ——雁翼给李发模的信 | 雁 翼 | (26) |
| 《呼声》读后感致李发模 | 尹在勤 | (28) |
| 大地春回花照眼 | | |
| ——读李发模的诗集《呼声》 | 李元洛 | (32) |
| 远山的呼声 | | |
| ——李发模和他的第一个诗集 | 罗强烈 | (37) |
| 心灵深处的时代呼声 | | |
| ——李发模诗概观 | 黄邦君 | (42) |
| 一曲悲愤的挽歌 | | |
| ——读《呼声》 | 文 山 | (47) |
| 震撼人心的《呼声》 | 贤 淑 | (50) |

美丽的灵魂

——读李发模《黑色的星星》断想……尹在勤 (54)

发自心田的歌

——读李发模的诗歌……秦家伦 (61)

痛苦的感情历程

——评李发模的爱情诗……王 刚 (66)

论李发模抒情诗歌的意象营造

——兼谈新潮诗的意象特征……易 涌 (75)

建筑在残缺和误解基础上的人道主义关怀

——李发模诗歌的文化旨归……赵伯鸿 (88)

评李发模的诗歌创作 ………… 黄邦君 (101)

爱的诱惑

——评李发模诗集《偷来的正午》 ………… 陆大庆 (114)

辛勤耕耘的沃土

——评李发模诗集《偷来的正午》 ………… 胡鸿延 (121)

他从山野走来

——读《李发模诗选》 ………… 龙光沛 (126)

走向成熟：敢用伤口歌唱

——读《李发模诗选》 ………… 陶文鹏 (131)

时代需要黄钟大吕的歌唱

——读李发模的“政论对话诗” ………… 聂鑫森 (136)

淡中含浓 轻中寄重

——喜读短诗《夜在鸡啼声中融化》 ………… 王桥林 (139)

激情的冲决

——读李发模《永远年轻的缪斯》 ………… 黑 黑 (141)

理性地折射生活

——读李发模《道尽又如何》随想 ………… 郑先才 (143)

殷殷箴言

- 《道尽又如何》读后感 钟宗梯 (148)
解读李发模

- 诗集《散淡之吟》序 叶延滨 (152)
《散淡之吟》火样浓

- 读李发模诗集《散淡之吟》随笔 刘 章 (157)
李发模论 (上篇·下篇) 李嘉彦 (160)
阳光的诗，诗的阳光 晏 明 (192)
李发模这人 晓 琼 (197)
高原风景线上的李发模 聂鑫森 (199)

不能像一个寻求安乐的房客

- 访“文坛诗魔”李发模 韦锦田 (201)
我与李发模 李健风 (204)
从遵义师专纪念李发模《呼声》发表二十周年
诗歌朗诵会说起 王晓露 (207)

在粗粮与精品之间

- 我想说的话 李发模 (213)

你这诗魔

林 祁

喂你听见了吗？适才，当我向大学生们讲起有人把凡·高的一生比作各各地，^①说他的手脚被钉在自己风景画的十字架上时，我谈到你，谈到当今被钉在诗歌的十字架上的朋友们。我想让中文系的莘莘学子知道，艺术要求一个作家毫无保留和遗憾地献出自己的一切。只有这样，他才能获得那种被称为“魔力”的令人不解的力量。

当然，你不会听见的，你这诗魔，你准又沉缅于新的创作了。可以想见，在鲁迅文学院四楼的那间九平方米的宿舍里，你匆匆扒完那碗辣得叫我望而生畏的方便面，又在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着什么。我曾想探探那本子的秘密，你慌忙把它抱在胸前。

“让我朗诵一首新作给你听。”你说着就操着一口浓重的贵州腔调摇头晃脑起来——

扒开白天

扒开夜晚

扒开自己

扒开遗传几万年的恐怖、忧郁

.....

我听不清也记不住你那洋洋数百行的《魂啸》，只觉得

心灵被一种强悍的旋律所震动。我感受到了并将永远记住你的魂啸！

是谁说过，做一个诗人，就意味着像法官一样对自己作评判。这种评判不应当在一种道德的意义上来理解，它并不意味着去对诗人个人生活作评价或责难、辩护或定罪，而是意味着一种新的更深刻的理解，意味着对诗人个人生活的再解释。在你的魂啸里，我听到了这种解释。你从淌血的《呼声》中走来，以生命为血烛，照耀着《中国，你的心》。

原先我以为《呼声》是你的“马泰效应”，为你赢来一片赞誉，为你的仕途铺满鲜花，你该知足，你可以“席梦思”了——那是刚进鲁迅文学院刚认识你的时候。

记得在那排紫蔷薇掩映的小平房里，每天清晨和你同宿舍的聂鑫森在那张被誉为文讲所“第一桌”的桌面上，早已黑鸦鸦地爬过数百个格子，而你依然赖在被窝里，甚至一天经过你门口几回，你几回都缩在床上。后来我才发现，就像郑九蝉写小说时喜欢用铁耙似的梳子耙头皮一样，你喜欢躲在被窝里“孵”诗。在北京进修的短短两年，你就发表了诗作两百余首，而且你不愿重复自己，你希望在《呼声》之上有新的突破。

坦率地告诉你，当我知道《呼声》的作者就是眼前这位矮小瘦弱即使穿上西装也掩不尽土气的你时，我曾经多么失望。要知道，我虽然不像那位听《呼声》而砸碎了收音机的小青年，却也因为读《呼声》而偷偷地哭了一场——我毕竟是一个下过七年乡的女知青呵。我曾想象过作者的形象，如此这般如此那般，反正不是你这副模样。

怎么，我这模样不挺好吗？瘦小，说明我的“命硬”。知道吗，我出生时下了三天三夜的暴雨，而后迷信的老人让

我拜认了一座山。后来在饥荒年代，我眼见着一个个亲友走着走着就这样倒了下去，再也没有爬起来，而我却挺过来了。你瞧我的眼角上翘，那是为了兜眼泪，让泪水往肚里流……

你告诉我，你十二岁那年穿单裤在雪地里挖野菜的事，告诉我你用拣来的上坟纸开始写诗，而诗居然在县报发表了，告诉我你在饿得咕咕叫时写诗的滋味。你是微笑着说这些的，我听着听着却觉得一颗心被什么泡得发苦。我不能不感到惭愧。

是的，一个人只有肉体上的高度，那才真叫可悲。你说得对，当一个人为温饱烦恼时，是皮肉的痛苦；在政治上、精神上受压抑时，是灵魂的痛苦。你说你经历过这两种痛苦（我想，所以你是强大的）你现在处于新的困惑，一种说不出的痛苦。你说，面对纷纭的诗坛，你时有落伍感却不甘落伍。人，要活得有点儿声响，不在于获奖、出集子、踩红地毯，而在骨子里的灵魂，是否永远亮着探索的火把真理的火把。

难怪乎，一听说好书新书或者有争议的书，你总要抢着看，有时利用人家吃饭的时间，有时还动用心爱的董酒“换书”。记得那回，你不声不响地捧出一个墩实的白磁酒瓶，眼里溢出一丝诡黠，说：“怎么样，换不？那本……”我知道你手里的“新式武器”准是镀着金字的上等好酒“枫榕窑”，但我给你书看，却是因为受了你那比酒还醇还烈的索书精神的感动哪。我可是亲眼见过，你恳切得近乎执拗的神态是怎样使那些贴满“恕不外借”的私人书橱“开戒”的。当然，我也因此分享幸福。

可惜，我们很快就分手了，说不清谁更幸运些？我不得

不走上南方这个小小的讲台，而你可以继续坐在全国最高学府的讲台前——记得你总是一声不哼地坐在远离讲台的角落，憨憨地痴痴地甚至是狠狠地盯住那些北大的著名教授，恨不得抢来所有的学问化为已有。能在“走向不惑”的年头实现上大学的梦想，是一种悲哀还是一种幸福？我没有问你也无须问。但我忘不了鲁迅文学院那间明亮的教室。一坐在那里，世界著名的文豪——托尔斯泰、泰戈尔、巴尔扎克、普希金……便纷纷从墙上逼视过来，容不得你片刻的偷懒和丝毫的卑琐。于是，我能听见你的魂啸我能感觉到你的魔力。而你呢？你听见我血管里的澎湃声了吗？

注①各各地：基督蒙难之处，在耶路撒冷附近。

“山之子”的深沉呼唤 ——读《李发模诗选》

晓 雪

与共和国同龄的诗人李发模，虽然在1965年16岁就发表了第一首诗，但他开始引起诗坛注意则是在新时期他的叙事诗力作《呼声》（曾获1979—1980年全国优秀新诗奖）发表之后。

《呼声》作为李发模登上诗坛的奠基之作，表明这个诗人不仅有鲜明的个性、充沛的激情，而且有一种来自生活底层的神圣而沉重的责任感、使命感，在他觉醒了的灵魂里凝聚着与天下爱憎、苍生忧患和人间悲欢有深刻联系的火热诗情。近二十年来，他已先后出版了诗集《呼声》、《偷来的正午》、《魂啸》、《第三只眼睛》、《有人醒在我梦中》、《如网的掌纹》和散文、评论集《你静坐就是大师》、《永远年轻的缪斯》等二十余部，有些诗作已被译为俄、日、英、法、意等多国文字。

读了不久前出版的《李发模诗选》，我感到随着诗人从青年步入中年，他对社会人生的真实感悟、对人间冷暖的真切体验、对生命律动的真诚袒露、对时代风云的观察思考，都显得更加深沉而有了更多启人心智、动人心魄的力量。

李发模出生在贵州十万大山丛中的绥阳县，他有一首诗

叫《我是山的倔强的儿男》：“我有过山岚的忧郁，/是的，我忧郁过，/繁重的劳动压矮了别人看我的视线，/但我没蜷曲，我时常骄傲，/我有一些人没有的吃苦耐劳——就是山的倔强的儿男！//我伸长山路的手臂向城市奉献，/送去木材送去矿石送去山的勇健，/还送去山珍，丰盛了人大会堂的国宴；/送去传统工艺织成的壁毯/挂在机场宾馆，/我骄傲，我粗糙的手使祖国美观。”“世界上有多少大山就有多少山一样的儿子/每一个山的儿子都有山的骨气山的魂胆/谁说住在山里的人命真苦，/不！山就应该是遥远的高高的，/祖国需要繁华的闹市辽阔的平原，/更需要勇挑重任的山、山一样的骨架，/托举一切向上、直逼苍天！”

这种“山之子”的地位、经历、体验和情怀，使他有大山般浑厚朴实而又顽强坚定的个性的意志，“柔如芽瓣，也应/咬碎冰的硬壳/哪怕血痕布满后果”（《锋芒》）。“生活中自己最好是一把匕首/直插世事，多些冲刺，少些祈求/九千次卷刃，一万次/仍以锋利的寒光浴血搏斗//冲出浇闷的酒杯，冲出势利/与其怯懦地坐成木偶/与其让哼哼哈哈的套话/像花圈套脖封喉/不如成匕首插入生活/那纵深处流出的是血/血染的一生也战旗抖擞”（《生活》）。

这种“山之子”的地位、经历、体验和情怀，也使他有与都市人截然不同的感受，而对世态人生和历史现实有独到的体悟、理解与剖析。例如《景山》：“这样矮，这样瘦/也要称作山/是因地处京都，又紧挨故宫/才这般出名，受人艳羡//我的家乡，有十万崇山峻岭/连绵千里，气势非凡/可它们，仍那样淳朴、敦厚——如默默负重的庄稼大汉//而你，一棵吊死过王朝的古槐/也抢几多镜头，写进多少诗篇/几多堂堂皇皇高踞山顶的王公/思想的秃头却戴着荣誉的桂冠//

啊！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山与山的差别／也居然这般明显！！”

李发模不是那种在花前月下浅吟低唱的诗人，他也不赶时髦，去追求那种故作深奥却没有内容、不知所云、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新潮”，他绝不堆砌空洞华丽的辞藻，也不搞谜语般的文字游戏。他只是老老实实地植根于故乡十万大山的生活厚土，直面历史与现实复杂交错、传统与现代激烈碰撞的多彩人生，而使自己真诚的诗心跳动得更沉稳、更深邃和更内在。他感到人生“是一匹脱缰的烈马，转动屁股／跃动四蹄嘚嘚地飞跨／是一个皮球，在运动场上／为了别人的输赢，被脚尖猛啄／是高山流水间的飞舟／在水里、泪里、汗里、血里／拼命地划！拼命地划……”“或是负重为老牛／或是跨别人为烈马／有时鞭在你手中／有时鞭把你抽打”（《人生之二》）。他在人生的旅途中响应自己内心深处的召唤，他凭一种将生命体验、情感历程和种种内心真实都融合在一起并投影于诗中的审美感受，而直抒胸臆地写道：“不要埋怨，眼前有太多的不平，／不要埋怨，脚下有太多的崎岖。／不要把恶梦总是压在枕下，／不要把答案总是写上声誉。”“一辈子有什么永垂不朽？／不朽的是骨气，是友谊，／是将坦诚写在周围善良的瞳孔里。”（《不朽》）

读着李发模的诗，特别是读着他的以《冥怨三叠》为代表的那些写爱情悲剧、写妇女命运的诗，我常常想起黑格尔的一句话：“在一个深刻的灵魂里痛苦总不失为美。”在诗人含泪的吟唱里我们听到了、感触到了一个深刻灵魂的痛苦。这种痛苦的含泪低吟与欢乐的激情喷发的方式不同，但它不是积极追求、热烈希望和爱的火焰的消失，而是将这些藏于心灵深处，如同一座冷峻的凝固的火山。